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四三・集部・別集類

錢文敏公全集三十卷（鳴春小草七卷、茶山詩鈔十一卷、茶山文鈔十二卷）（茶山文鈔卷五

至卷十二）〔清〕錢維城撰……………一

蘄石齋詩集五十卷 蘄石齋文集二十六卷 〔清〕錢 載撰……………九五

紫峴山人全集五十四卷（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十八卷、外集十二卷、詩餘二卷）（文集卷一

至詩集卷十一）〔清〕張九鉞撰……………四八五

茶山文鈔卷之五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 鉞 伯炯 致純 校字

子中銑 中鉅

記一

增修良鄉縣儒學記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直隸省試榜發江浙士子占籍獲售者衆御史以爲言

天子下九卿集議特嚴其禁是時良鄉縣知縣吳君教授蔣君訓導劉君方增修學宮別立講堂將使士子肄業其中而蔣君爲之師毅然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工成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十

請記於余余曰諸君子可謂知本矣毆陽子之言曰病之中人乘乎氣虛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今占籍者之紛紛而來也或亦有所乘此其法先自治而毋以急攻爲也人之趨利也甚矣雖多爲之禁防猶不止焉禁愈嚴則利愈大卽觸重罪有不顧冒籍之罪不能更重於發糞舐篋也其利又非特發糞舐篋也雖峻其防庸能已乎且禁之而已亦非邑士大夫之幸也何也其所益者一其所損者亦一直隸解額百占籍者得大半焉去之是增額大半也是其益也然士輕去其鄉而就試於此必文藝稍優於地著邑之士人非痛自責勵務求勝於所優則不得售焉去之是得之

甚易而可廢學也是其損也其所益者科名之事也其所損者學問之事也科名之與學問輕重不可同日語矣然則有損而已其益吾不知也今夫水之行必趨下爲之隄防以壅之不能止也且有潰決之患培之使高雖導之不來或反注焉良鄉古燕地若李景略梁德珪文章政事載在史冊流風餘韻未有艾也況今密邇京師爲首善之地多士誠以讀書力學爲事務取法於古人而不斤斤於一時之得失彼占籍者將望風而却走焉又何禁防之足云諸君子可謂知本矣雖然諸君知是之爲本而抑知更有進也今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二

天子崇儒重道慎簡視學之臣諸君誠能仰體教思重自振勵非時藝之是工而經史之必究母榮利之是鶩而禮義之必尊陶之洗之又磨礱之加薰沐焉數年之後將見道德明秀風俗茂美所謂樂學之道成而頌天子太平之功者於諸君有厚望寧獨爲決策發科地哉請仍以毆陽子之說進

三烈婦記

烈婦多矣此何以記記奇節也湯氏娼家婦李氏婢也出污泥而不染故曰奇李氏者其事益奇而死不死未可知也未可知曷云烈存疑也疑從重

湯氏

天下之有爲而爲者非其至者也有爲而爲者非特其

利也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古聖賢之盡之者盡其在我而已盡其在我則無求於人非以見信於吾君父兄弟夫婦朋友也盡其在我則常歛於己非謂吾已克盡乎臣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古來之以奇節苦行表著於一時揚名於後世者其皆所不得已乎吾不敢謂安常處順之一無可表見也亦不敢謂表著一時揚名後世者必以奇節苦行見也然而世每津津樂得而稱道之舜之於父子周公之於兄弟皆其類也其有爲而爲者耶其無所爲而爲之者耶曾子之義親也可謂先意承志視無形聽無聲矣孟子僅曰可以孝之本無可滿也而閔子特以孝稱楚懷王之於屈原也斥之放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而行吟澤畔冀君之悟卒至憔悴自沉於江而不悔嗚呼其何所爲而爲之耶世之稱節義者吾知之矣勢耳截髮殘毀支體刎頸縊首之死靡他其行甚苦然或者篤琴瑟之好顧名義之重耳烈婦湯氏則大不然烈婦潘陽小家女也非有詩書之教母氏之訓也其嫁於某甲也食貧居賤無以爲生夫也不良視如讎寇非有惕於非義之不可爲而恩義之不忍背也侯氏者名娼也某甲舊所狎也侯氏以其資爲某甲娶婦非爲某甲娶婦也侯氏老而將謀代焉烈婦之始嫁也某甲與侯氏陽暱之繼而甘言以誘之華衣美食以豔之不可則怒詈之挫辱困苦之加箠

楚焉凡屢死矣而終不可而終以死嗚呼烈婦何爲者耶士大夫不幸而處倫常之變慷慨激烈以瀕於死亦未有如烈婦之酷者也君父雖不賢亦未有必欲其臣若子爲下流不肖如烈婦之所爲者也卽有欲爲其所爲而迫之以若是之酷委曲隱忍以自免於死天下後世未有不哀而諒之者也爵祿在前刀鋸在後自非特立不懼鮮不爲其所移讀書明理之士平居侈談忠義一旦遇事變或稍稍改節焉且以令名終者比比也烈婦何爲者也

李氏

李氏蜀之隣水人袁榮妻也本農家女不知書美而性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四

沉毅歸榮生子數周耳木工閔子儒嘗以傭至其家見氏而悅之謬與榮密者假室而同居與氏宇相對也氏勤女工不數數出子儒問與語多不答居一年未嘗見其疾言且喜笑聲也欲挑之不敢發將以暴而懼爲隣里之所聞則給榮曰某寺之田肥賃之廬而耕所獲且倍榮信之攜妻子往耕焉廬去寺遠左右無居人而田實瘠乃不及向所耕榮悟其給已詈之將遷而依其兄子儒念事不成不如殺榮彼婦人何所逃將遷之夕氏方篝燈爲組紆聞其室有大聲特異趨視之則子儒已持斧擊榮死矣氏大呼出戶子儒追執之手斧而示之曰而夫已死而將焉往此地去人居二三里而號安所

得聞亟止而啼否則與而子俱死斧下矣拉而閉諸房加扁焉氏遂不復啼子儒既埋榮屍率婦若子與俱遁行山谷無人之地七日而達巴縣鍵氏於室賃田而耕則復無左右隣居者也居三年氏未嘗與一語子儒晨出暮歸出則扁戶佩一刀甚利雖寢臥不暫脫氏自念吾與讎人處三年矣彼伺吾密吾無可報讎者不如死復又念曰吾不死於斧今自引決勢必與吾子俱死死則晚矣矧讎終不可復而又失吾身且吾伯氏不知不且以吾與若共謀以殺吾夫者乎居久之復又念彼之日夕伺吾者以不與言也佯與之言彼必喜不疑乃得乘間以白吾冤遂與之言且歡洽子儒果大喜解佩刀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五

啟戶竟出氏度其去遠抱其子走未數里遇縣役悉懇其事令拘子儒至訊之得實遂伏法嗚呼氏之所遭大不幸矣其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可得白中且輾轉自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其事往往與古人合論者謂其獨少一死耳當子儒伏法時持讎人頭以祭榮之靈遂自殺以報之豈不真誠千古一烈丈夫哉氏之死不死未可知然吾知氏之必死也夫人能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言不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較之義不反顧號涕憤激以死於讎人之手或宛轉自裁於溝壑之中將孰難而孰易耶氏顧熟籌之忍而爲其所難獨不能爲其所易耶且氏縱不死而以不爲其所易而并

沒其所難非儒者與人爲善之道也故序而記之

李氏

烈女姓李名蘭香長安諸生李氏婢也年十六父某以貧故得錢十五千鬻焉烈女性沉靜寡言笑無事不出外室出則亟反遇諸僕無一語亦未嘗獨出也李生以烈女之不凡也不以婢畜將爲求偶而字焉其僕張三者與烈女齒相若私計得之而未敢自達欲挑之者屢矣不可得間積二三年愈欲得之會李氏有貴客盛爲張具舉家入厨下命烈女返樓中取具張三竊知之尾以行烈女登樓張三扃其門自後擁之烈女怒批其頰益持之堅烈女大呼而樓去厨中遠不得聞烈女益大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六

呼張三度事不成且敗露欲殺以滅口而倉卒無兵刃以麻藉刺其腹深數寸遂死李生妻怪烈女久不至命小婢覘之樓扃則亟以白李生生與他僕至抉門門扃堅梯而上張三踞屋角發石擊僕顛呼曰蘭香死矣門不可開也李生詐曰第下且得活吾無苦汝乃下執之官論如法故事婢妾之以節烈死者其主不得入節孝祠表墓而已嗚呼世之論人也將徒取其家世閥閱足以取重一時已哉將別其賢否而論列之也禮貴者不與賤者齒特其生存無事之日貴賤不可混耳若其立節表行卓卓不可磨滅則其出於庸流下賤者爲尤難且家世閥閱之足以取重一時者何限其嘖嘖爲當時

所矜慕既死而猶稱道之弗絕則在彼不在此安在其為貴為賤也雖然烈女之烈非獨於其死然也其嚴正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已見於平日矣彼特葆其性之所固然而守其行之不可污而何祀與不祀之足云

郭孝子復讎記事

郭尙貴楚人朝有子也徐行醉與朝有鬪而傷病五十
二日死吏驗訊抵傷而釋之尙貴年十四母姬氏弗以
告殯泣而誌之曰讎復乃葬居十年尙貴壯有室姬氏
壽尙貴拜於庭姬泣曰兒知吾生而忘而父之死乎曰
敢問其詳導於殯跪而告之曰徐行實殺而父吏以為
病杖徐行而勿罪也我婦人也汝幼且弱讎之并命無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七

益吾是以勿汝告也而殯以俟汝今汝幸成人不報何
以葬而父尙貴聞命號而出求之弗得潛於里門夜徐
行醉晉於衢尙貴以斧擊而殺之反告母也而自歸於
獄論死時乾隆二十三年也二十六年

上命囚久繫者減死尙貴改徙姬盡鬻其產以贖焉尙
貴歸葬朝有

雲海松濤圖記

向讀前人遊黃山諸記惘惘者久之顧以薄劣遭逢
聖明待罪禁近青鞵布襪非所宜云傳有之雖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夙昔所夢想
不得終陟深阻踐羽人之幽期託諸吟諷誌永矢而已

黃山固極幽又天都始信諸峰礪谷迴互斷絕或假樹
木藤輸負緣以通與雲氣相連絡遊者不得為猿猱飛
鳥往往半道阻險倦去以故諸奇怪窳僻崖巖藏芒矚以
來莫得記述雖古寺老衲窮居山中轉述聽聞矜奇駭
異以詫遊者大都指虛躡影非所歷睹矣即有好事者
不過涉其藩籬登其堂階止耳未必能盡探其奇也而
發為嗟歎溢諸文詞已令人洞臍心曰流連愛慕如此
夫蓬萊方丈瀛洲特方士荒誕悠謬之說世猶羣歛盡
之況實有此境在邦域之中道不出千里無神風大海
之隔而能無戀戀於中乎往者輒自署為黃山外史今
屬武林沈君同邑張君為雲海松濤圖縣之壁因記幀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八

首又聞之山窮僻無可佐食飲故人不多往暫往亦不
可居然山中道士往往多二三百歲者汪勗初云

環翠亭記

余讀史漢外戚世家觀其所以興及所由廢敗喟然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信哉人臣幸得託
肺腑致位將相不務公忠體國吐哺握髮登選賢士大
夫以勞公家惟臺治狗馬以甲第遊騁相誇耀甚者穿
城引水僭擬違制奪官私田舍以自封殖不為子孫世
守計毋怪乎赫然一時不旋踵而禍敗廢斥為天下笑
也慶公雲溪佟氏

孝康

孝懿皇后外家也其先自遼歸

太宗文皇帝有功後從

世祖入定中原功最與范氏俱爲開國元勳稱首佟氏公者二人他爲貴官一二品以上甚衆其勲在

王室載

國史者先後相望焉雲溪以才武爲蘇章京典禁兵直宿衛司門禁鎖鑰啓閉身長八尺善騎射勇力過人然雅好文史工書畫常與余遇直次輒縱談往往自多其書舍所謂環翠亭者邀余過之亭數楹池環其前卧石以渡有堂有軒軒之後爲藤架前爲廊廊之前竹數百竿稍西翼然而高黝然而深者爲樓爲與室又折而西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九

爲射圃雜蒔果蔬菜桃百餘株草亭一時方盛夏濃綠交陰蔚然清涼可以忘暑美哉環翠之所以名也然方不過一畝曲折數步略盡與包跨陵谷窮極幽阻者若堂坳之與江海不可以度量道里算數其大小也然而雲溪樂之坐嘯其間羅列古人法書名畫焚香煮茗品題之興至揮翰墨淋漓盈紙污及袍袴間以詫客客亦樂之與其抵掌論議終日不倦此視臺沼狗馬馳騁飲食爲樂者何如哉夫朝廷之於勲舊未有不欲終始保全之者也歷觀上古綱亦少密矣要亦自有以致之人情離甚不肖豈樂禍患而厭安全而卒不免者乎中於驕矜而患生於多欲也雲溪家世閭閻其與金張

許史梁賈之徒何多讓焉若與之比權絜勢不可同日語矣終以謹飭多所退讓百年以來子孫富貴不絕然則我

國家之於勲戚恩禮厚而制不使有踰勲戚大臣之所以前代豈不相懸萬萬哉語曰卽小可以見大行其鄉其國可知也登其庭其家可知也斯亭亦云

聖武遠揚西域效順

大閱禮成恭記

乾隆二十有三年冬十一月

皇帝既定西域條支奄蔡安息扞罽于闐之屬自史傳

其山文鈔

卷五 記

十

之所缺載荒遠不可稽者莫不望風輸欵出其馬牛羊橐駝獻於軍門願爲外臣比於四十八部於是左部哈薩克布魯特等既先後入覲而右部哈薩克汗遣其子卓蘭及塔什罕城回人布魯特首領復來覲京師

皇帝幸盤山遂大閱於南苑將以宣示

國威震懾無外非徒簡軍實修教明諭國道也而先是回部居準噶爾西數千里其和卓狡服叛不恒我師既定伊犁益大興屯田陽關以西侯尉相望蔚爲沃壤乃以百勝之威鼓行而前建擊雷震遂荒西海而先是我師平伊犁執達瓦齊阿睦爾撒納乘機搆毀現爲四部台吉長將竊踞焉而不虞我師之速濟也既屢敗逆謀

弗成賊黨日益離叛乃奔哈薩克哈薩克卽古大宛其汗阿布賴畏我

威德將執之以獻賊覺宵遁奔俄羅斯窮竄以死而先是準噶爾曾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噶爾丹策零之子也暴虐其衆喇嗎多爾濟纂之達瓦齊又篡之曰尋干戈民不堪命其攸關而來告者旁午於道阿睦爾撒納最後來乞師

皇帝不忍其民之無罪而罹荼毒乃

命將軍班第征之踰阿爾台入伊犁犁其庭達瓦齊跳而走追及之於格登遂俘以歸不數月而大功成前史未之有也而先是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十一

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拉布坦盜劫我馬跳梁於北路我額駙超勇親王策凌擊敗之策妄僅以身免而先是噶爾丹憑恃其遠侵略諸部

聖祖仁皇帝赫怒親征陳殺其妻阿喇噶爾丹仰藥死事載

親征朔漠方略中方準噶爾之強也侵我北邊劫我西域以

兩朝數十年之憂勞一再克之時會弗集延息於今及其衰也禍延於牀第之間變生於骨肉之際篡奪相尋亡不旋踵夫伊犁之地非不廣且饒也阿爾台之山其爲險隘自若也四衛拉特引弓躍馬之衆非少於曩時

也

皇帝謀諸九重之上發之萬里之外蹈瑕批隙如摧朽株然而兵不過數千期不過數月無懸車束馬之勞無亡矢遺鏃之費金鼓所致應聲而靡而綽羅斯之族無遺種焉故曰事變異而成功大天時人事各有會也韓愈曰凡此蔡功維斷乃成

皇帝內斷於中動與天合故能視萬里如戶闔雲合響應收功於萬全而無疑不然天與不取坐失事機古人之太息於事後者豈少也哉軍興以來我中土之民未嘗有轉輸征調之苦安西甘肅迤邐之民安其耕鑿如無事然江南治河歲費金錢數百萬河南山東亦如之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十二

四方之偶以水旱偏災告者賑恤之費亦如之過師於衽席而人不知勞以天下之美供軍儲人不知費非至仁大勇其孰能與於斯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夫寇在遠而備在邇古人之所譏也有步伐止齊之可觀非臨陳決幾之可用亦前事之所戒也

皇帝握機提紐神謀天維因糧於敵以夷攻夷不以勞中國士馬收勝於絕域而京師武勇之士滿洲蒙古漢軍二十四旗及前鋒護軍數萬衆賴其武怒無以自試因以策勲飲至之先張皇其氣而振作之且使遠夷之來者睹士馬之多且壯旌旗之盛戈甲之精銳鎗礮之威進止之齊陳之堅號令之明以肅

聖天子躬擐甲冑撫而臨之呼聲動天士氣百倍咸曰天子六師可以排山岳傾江海而不必用不過命將一二人出師數千人而已發蒙振落摧折吾素所畏恐而服役之者如是不益足以消其傑驁之氣而堅其歸向之誠乎此千萬年綏靖之徵豈直三年大閱五年大蒐周禮之故典哉語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斯言諒矣臣伏攷史記大宛西南夷傳自樓蘭姑師以西近者二千里遠或數千里弱者數萬強或數十萬語多夸失實今拓地二萬里至於西海史記所云不足以當一昂吉然且漢使數十百輩所資幣財物無算貳師之擊宛也少年邊騎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馬驢騾十數萬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圭

戍卒十八萬由今以觀何其憊也然張騫鑿空多傳會漢使尋河源安所謂崑崙有微辭焉故遷作禮樂八書而不及兵乘驍賧之典行於武帝而書不載非無謂也自周禮而後蒐閱之禮稍見於開元大率仿高齊宇文周法宋制略備亦仍前代具其儀節而已蓋其時皆未有殊勲絕烈足以震懾中外者聊以農隙講武循故事焉臣以菲材待罪

禁近我

皇上淵衷默運克敵制勝之妙非管蠡可窺測伏讀聖製西師詩一千七十言乃得略識顛末及親臨校閱復得從諸臣後侍黃幄之右仰見

聖武布昭軍容赫奕實足以超越前古垂示無疆不勝踴躍慶忭之至輒忘其鄙陋拜手稽首而爲之記若其行列進止之數則軍禮存

岳樂圖記

木蘭週千里山川沃衍林草豐茂飛走之屬宗生朋遊以繁以都我

皇上紹

前烈順天行白露旣零選徒行獮四十九旗蒙古及新附厄魯特回部諸蕃長莫不鱗集仰流屬褭景從所以詰戎示度甚盛典也其山之最著則有若興安大嶺巴龍乘蘇臺若鄂爾楚克哈達若查克丹鄂佛羅若僧機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古

圖雄奇秀拔不可殫述其北圍曰岳樂疊嶺之內一峰曉然色如青蓮石勢凌森瓣蓐承附蒼松丹楓藻繪滿壁圖經所闕莫得而詳焉岩側石穴有虎乾隆十有七年壬申秋

皇上行圍擊以神鎗再發而殪刻石以記之又十年辛巳秋九月臣維城扈

蹕於此奉

命爲圖臣伏見兩崖相去三百餘步中距溝樹石參錯精視弗辨而神鎗所施火不虛舉敬讀御製虎神鎗記鏐哉偉而天威之震神械之應如此乎其靈異而莫測也夫事有

微而察著邇而徵遠斯豈特服猛除暴震疊於一時一地而已哉我

皇上文武天縱廣運數萬里外妖狐狡兔跳梁竄伏於穴窟之中非不憑恃遼阻而皆已電燭霆震一舉而收之今之負弩控弦而從者皆所目擊而神懾者也則卽以此鎗爲妖腰亂領之先聲而履員龍從屹立於崖之側者謂與伊犁格登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共昭

聖武於萬萬禩誰曰不宜以丹青末技獲睹斯盛不勝榮幸而爲之記

重修繩匠衙衛關神武廟記

人情有所不安者大抵暱近而忘遠親戚之遠或不如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七

鄉里之近此大惑也然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道以相親愛故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起於家庭達於里巷皆自其近者推之今夫鬼神由人心生也其道雖杳渺不可知而實不遠於人情其聰明正直而壹者尤當以人道求之蘇氏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固無遠之非近也而神明盼蠶亦必自其近者記曰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古之人未有不敬其里者而況其里之神而嚮者乎繩匠衙衛舊有關神武廟去維城居數十武庚辰歲戶部侍郎于公將遷居

賜第屬余曰神武廟與敏中同里敏中歲時主其香火今以屬子維城瞻拜廟貌則丹青黝昧椽棟傾圯風雨

鳥鼠無所蔽除慨然曰鄉先達有寄居吾里者苟或寢處不完衣履多缺猶將敬進而葺治之況明神所棲衛

宇相望而視其傾毀將就殘廢吾輩幸有一椽得宴然寢息其下乎與于公謀所以新之于公曰是某數年之志也於是與刑部尚書秦公告諸同里共襄厥事其有慕義而來者聽之洪洞劉君秉愉秉恬昆弟居去廟尤近朝夕臨視便俾董其事而編修裴君麟聞之獨出七百餘金凡歲餘工畢畝者扶之缺者補之塗墍黝聖又

丹碧之壯且煥矣更以其餘買旁屋之舊隸於廟者收其庸以贍廟祝規制粗備爰記其顛末勒諸貞石俾入廟而見神之霽日在吾左右如父兄師保之切畏敬之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七

念油然而生且益敦同里之誼并以告後之居是里者循緒而時葺之庶久久勿壞云

西安縣重修儒學記

聖人之道平易中正其近始於闔房子弟和順孝敬之節推而極於邦國天下明天察地之盛不爲幽奇恠怵之言不爲驚世絕俗之行其淺者愚夫婦可以與知而學士大夫或不能知焉自世教衰微異端並起釋氏老氏乃以其虛無清淨之說破碎大道以繆愚天下天下無智愚男女老少壞其身家離其骨肉相率而從植旆販依狂易奔走卽有一二豪傑自命之士大聲疾呼之莫可救止若是者何哉義利之辨不明而禍福之說

有以中之也儒者論是非不論禍福其言淡泊而不足信難以家喻而戶曉此歐陽子本論所爲反覆而三歎也我

國家撫有九寓

聖聖相承治化翔洽正學昌明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稽古右文擴西域二萬里之地設學校而柔之文教覃敷伊古無匹二十七年秋維城方待罪秋官奉

命視學兩浙明年七月試士衢州衢州爲浙西南邊地扼閩粵江右之衝康熙十三年耿逆番兵總督武定李公謀知之卽疾驅據守賊阻棧震嶺不得下乃以間道

茶山文鈔

卷五

七

出溫台處州縣相繼陷沒復自衢之旁邑掠金華嚴州至於分水李公居賊四圍中悉力調度卒以蕩平故浙東之郡多爲賊所殘破獨衢以公故城池學舍壇廟倉庫得完此固公之忠誠亦衢之士民咸知大義有以助之也西安爲衢附郭邑自李公用兵以來七十餘年學宮歲久不葺多坍塌敗諸有司方謀新之邑故生員邵貞幹妻杜氏避夫遣命首捐白金一千兩於是邑士民踴躍恐後知縣張君錫錦劉君甫崗先後倡率復遶紳士徐汧葉斌徐潮吳士本董其役自戟門大殿崇聖祠及明倫堂忠義祠以次修理輪奐逾於舊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乾隆二十八年八月迄工糜白金

三千一百三十兩有奇有司告成於學使者於是學使者執筆而記曰

國家建邑首立學官祀先聖先師命學官試民之俊秀者補生員如額以教以養涵育而薰陶之德意甚厚而諸生或不能謹守師說流於曲學不稱

朝廷重師儒以樂育人材至意夫邵氏殯耳不死其夫以千金之重不爲琳宮梵宇之助而修夫子廟此學士大夫有難能者嘗讀詩至兔置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而賢人衆多也至汝墳曰文王之化行婦人能勉君子以正也至殷其雷曰大夫妻能以勤勞閔君子而勸以義也夫王者之治其化學士大夫易而化野人也

茶山文鈔

卷五

太

難化野人易而化婦人女子尤難是故好德而勸於義與其君子相勉以正不肯旣死之命而以其費上助聖天子薪蒸棧樸之治其所見何如也向非國家教化涵濡百年之久道德一而風俗同天下咸知崇正學而黜異端惡得有此哉二南之風不專美於前矣若良有司之董率經營紳士之慕義而趨事亦有足多者得傳書之

雲和縣重修儒學記

處州北界金華西控衢東南距台溫在萬山之中無尺寸平壤可耕之地其田率在峰頂及腹或裁山足澗唇而築之勞苦倍他郡其俊秀者田務畢乃讀詩書學爲

文以應童子試故處州之士農而士者也而雲和在處之西南去郡百二十里本麗水之浮雲元和二鄉明景泰三年以巡撫孫元貞請置縣地不滿百里皆崇山深溪無可壟闢在處尤以貧窶稱其解讀書應試者六七十人耳乾隆二十七年冬余同年友寧羗王君以餘姚改調茲邑下車則感然曰古者諸侯獻士於天子小國歲一人今試童子者不及百自明嘉靖辛酉百數十年來邑無登甲乙科者其何以稱

朝廷牧民養士之任及謁夫子廟又感然曰學校爲儲才地今頽廢不治有司春秋釋奠無以展敬又何以勸多士乃與教諭姚君梅訓導侯君麟謀新之各捐俸以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尤

先於是邑之士民競踴躍不逾年而落成規制宏敞一復其舊二十八年秋余來按試羣請余記之余聞古者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故士爲四民之首農次之然入則橫經出而負耒大率士而農者多也處其有古之風耶田蕪不治則農恥之經不明行不修則士恥之處之士其有愧於古之農乎然吾聞山川鬱積之氣其有所發者則必有所息息之久而復發則其發也必盛處之人文莫盛於宋自元迄明亦少息矣其勃發而益盛將在斯時歟今

聖天子棧樸作人四海之內無有遐僻咸蒸蒸向化而王君適以其時崇修學官以振興文教爲已任所謂迎

其機而導之者耶知府李君告余曰王君之爲治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余以其事考之良信因書之以應士民之請

中山書院記

名有異而實同說有是而實非不可不察也古者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皆學也今郡縣各有學京師有太學皆官爲給食或賜田太學則有膏火郡縣學則有廩糧有學租以贍貧乏

國家養士之厚如此而賢有司之留心教化者往往擇高等弟子員與民之俊秀別立舍以教之名曰書院書院與郡縣學其敎一也所謂名異而實同者也癸未秋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手

予試士溫州閱郡志見李維楨郡學記曰周公立學科條備矣孔子家在洙泗士就而學焉非創爲室也俗儒不察別立書院召致生徒舍官師而惟是之從於是國有二師里有二弟子夫孔子未嘗創學室是也而以書院之設爲國有二師非也敎不本於先聖先師而流於異端曲說雖以一人爲之猶二師也不然雖千百人猶一師也維楨蓋惡夫當時王畿李贄之流而不知其立說之過此不可不察也溫州舊有東山書院在華蓋山雍正壬子巡道芮君復傳移建積穀山未竟而罷今巡道三韓徐君知府甄城李君力興復之別擇地中山中山者溫之祖山也鳩工庀材逾半歲工畢名曰中山書

院而以東山故址爲童子學凡舊田之爲吏民所隱者
釐而出之於是有學舍有廩餼五縣之士弦誦其中旁
及他郡嚮風而至可謂盛矣夫教化治之先務而俗吏
忽之宋光廟時謝司諫守永嘉下車數月責民之私公
田不應令者歸之學闔郡驚歎陳傅良記之謂吏方急
他務而謝獨加意學政以爲難今二君之爲治其與司
諫何如也惜郡志不載謝守事而予又無傅良之學言
無足取重聊以維楨之說論列之如右

中山書院題壁記

癸未秋九月予試士栢蒼時溫處道鐵嶺徐君溫州知
府甄城李君方復與中山書院既各爲文以記之且郵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三

寄其緣起而屬余序以試事亟未果越十餘日抵溫州
謁至聖已與諸生會講於明倫堂循故事也諸生以次
序講畢乃進而詔之曰自古道德與事功無二理也卽
文辭何獨不然古之爲文辭者皆以明道非若今之爲
文辭者也然今之爲文辭亦何獨不然夫所謂文辭者
非徒求工於字句格律之間揣摩勦襲以爲弋科名拾
青紫計也

國家設科目以取士亦非欲得若輩而用之也然而卒
不廢此者蓋將以覘其實焉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聖賢垂訓切於日用不能引而近之與一
身之言動及天下之事相發明不能得其解卽得矣而

憑虛索渺無所依據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諸生所云
蓋循時師之說比附敷衍於聖人講學修德之道無所
得無所得卽不能發揮於文辭以求效於事實其爲文
必不工工亦不適於用非

三瑞圖記

朝廷立學校設科目以取士及賢有司興復講堂延名
師以振起文教之意諸生其戒諸既以告諸生退而錄
之以質二君俾書之書院之壁而別爲文以應其請

天人感應之際根於理驗於氣理不可見而氣可見卽
氣亦不可盡見而氣之著物也無不可見大風揚塵沙
天地晦暝物之值之也枯者折萎者屈反是而爲和風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三

輕雲隨之旭日暄之甘雨澍焉百物欣欣遂長於其間
此非氣之可見者哉然氣之著物於物徵之物之感氣
不能於氣徵之於是善言氣者不於天於地不於天地
於物不於動物於植物是說也吾得諸子思子思曰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者
傾者物也培之覆之天也此以地氣徵天氣而以植物
之氣徵天地之氣也何取乎植物也凡物之有盛衰枯
長此動植之所同也然動物之於天地無所依著其附
於地者非不遷乎地者也植物者止乎所生之地而不
遷氣盛則天地之氣通氣不盛則天地之氣塞其盛衰
枯長皆物自爲之而所生之地無所改此可一望而知

也審是而人之積善積不善天之降祥降殃豈復難知也哉夫以地氣驗盛衰枯長此形家之言也以盛衰枯長歸諸物而因以驗天地之氣則吾儒之言也侍郎雲亭熊公家南昌其祖塋之在寶林者忽產紅豆數株芝草叢其下羣鶴翔其上人皆以為祥熊公圖之以示余余惟公之來撫浙也勤於民事外嚴而內寬未明而起深夜而息凡所以興利而除弊者講求而亟行之若不俟終日然古稱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庶幾有焉夫一命之上苟心存利物於物必有所濟況大臣承

朝廷封疆之寄得以專制一省者乎吾不能以三者之祥卜其地之吉而獨以公之所為卜三者之為祥也或

茶山文鈔

卷五 記

重

曰鶴為動物紅豆與芝皆植物也不足以徵地氣乎此形家之言余未之學也

茶山文鈔卷之六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 銑 伯璜 致純 校字

子中銑 中鈺

記二

嵯縣重修學宮講堂記

教之盛也國與家不殊學其衰也人自為學古者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以次升樂正司馬以次選教學於此取才於此上有董戒而家無異說是以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周衰學校廢孔子與其徒講明而切究之聖道不明於上而盛於下此學之一變也漢興諸儒修七十子之

茶山文鈔

卷六 記

一

緒各以師承教授鄉里生徒或千數百人太學博士宗其說不敢背於是有博士有經師上與下無異學而有異教唐宋元明講學尤盛然其既也黨同伐異爭立門戶國家之患亦往往因之夫講學盛事也經術事功之所由生節行之所由立人心風俗之所由正然而非得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不立也持之者其惟學校乎我

國家

聖聖相承崇重學校凡所以表彰六經訓飭多士者靡不至天下之學內則總於祭酒外則總於學政向之衰衣博帶虛談性命者靡然而息豈非學有統宗千載一

時之極軌哉或謂學校取士專尚制義士不窮經而取給詞章雷同勦說之弊興敦行力學益不逮於古嗟乎此學者之過非教者之本意也夫

朝廷以文詞取士豈不欲其原本經術言可施行哉士自不以經術爲文章非文章不可以見經術也不揣其本而訾其末雖解而更張之庸有效乎此亦有司司鐸者之責也壬午之冬余奉

命視學於浙特嚴月課之法令諸生以時旁通諸經上其籍按季而覈之浙東八郡人文推紹興嵊縣在紹東南隅較山陰會稽爲弱先是寶君忻令茲邑下車未久以興起學校爲己任時學宮歲久將圯謀於邑之好義

茶山文鈔

卷六記

二

者咸樂輸工未竟調去黃君汝亮繼之益力任不怠卒底於成崇閣輪奐視舊有加焉宮之左偏爲講堂亦廢不治教諭汪壻起曰是壻之責也夫與黃君分任其事偕訓導孫昇捐俸以倡且謀於衆衆曰是烏可不治爭先焉是二役也一始於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一始於乾隆二十八年十月皆以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畢工共糜白金五千兩有奇官爲勸士民各董其事吏胥無旁落故爲時有遲速而工無不堅告成於予予曰學宮講堂示民有學也三君子亟亟爲此與邑諸紳士不惜勞費歷歲月而圖成者豈徒以其名哉當思不負此官與堂者是宜合而誌之以告將來

和母張太君慈訓記

紹興通判和君錦母張太君生和君及旬而寡苦志守孤卒以成名其懿行備見於孫虛船何克思齊次風周少湘諸先生序記士大夫皆能言之甲申夏六月予試士會稽和君手錄太君之所以教者凡十數條示予予讀之喟然曰是先正格言也豈特賢母之所以訓子哉太君之訓皆和君幼時家塾中語然推而廣之立身行己致君澤民不外乎是可謂約而該矣通判於郡爲閒曹所司者水利會稽東界江北濱大海中間溪河湖蕩支派交錯如螺紋然隄埝修築有時閘壩啟閉有分寸節度一不盡心則民受其患予之始得見和君也在癸

茶山文鈔

卷六記

三

未之二月其貌魁言半而喘問之曰日往來於湖海間濕淫所爲也今年和君病良已然予在郡不三旬往海上者常四三焉和君以保身爲辭以閒曹自諉誰責之者而盡心如此太君之教及於民矣和君又告余曰某嘗夜讀書隣有責子者竊聽之太君適至問何不讀以實對太君曰父母孰不愛其子有過而責於內恐人知也輟讀而聽彼必知知且憐汝卽不然而人有過而竊聽之非忠厚之道宜益高聲以亂之某志此三十年不敢忘嗚呼卽太君之立心可知矣和君之爲子可知矣

吳貞女純孝記

吳貞女監司孟樵女字巡撫熊公之叔子叔子未娶而

卒貞女以死歸熊余有文以論其事熊公曰吾無以報之矣其始至也吾哭而逆之曰吾女也已既至不食者三日吾婦病目不睨衣不解者數旬吾無以報之矣余曰嗟乎夫人爲此而望報乎其牢而食同尊卑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名義至重非可易也且守之者難矣夫禮義之束人與固桎梏同知其爲禮義而不敢越知其爲固桎梏而不敢出爲君子一爲小人然其束而不敢一也若乃至性之所激發順之則生觸之則死生死爲一心乃如結夫安得解乎故激發乎至性者其事每多過乎禮義過之宜也彼其情非緣禮義起則又安知乎過若曰吾過矣而抑之則且有不及乎禮義者

茶山文鈔

卷六記

四

矣先王知至性之人之不易得而日流於薄也於是爲禮義以酌其中禮義之設爲夫不及情者而驅而範之也父母之喪再期而止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且有泣血終身甘囚繫而不去伏節而死之者則豈爲旣過也哉且天下之爲節義者多矣篤伉儷之情顧膝下之愛必有一端以係之於是茹荼守志老死無悔不得已則截髮撻耳斷鼻世均以爲難貞女何爲者也無一父之好無一面之知無三尺之孤可撫而守而毅然矢死而不變貞女何爲者也無所爲而爲而又何以酬之且夫貞女不可謂不幸也古來忠孝之士遭時之變艱難困苦隱忍而圖之

者蓋有如貞女之所爲者矣而君父不之知甚乃屈折之小者督責大者放流置之死而後快不啻如仇讎然往往然矣貞女之孝吾子知之不可謂不幸也特慮吾子之尙未必盡知耳含悲茹痛之極有曲折焉爲君父者豈不欲其臣若子爲忠臣孝子哉何乃屈折督責放流誅死而後快也則未能深探其隱而人事或從而間之也夫臣子之所爲有極難耳求盡吾心固無望乎君父之知之也知且無望而望報乎以報爲幸則必以屈折督責放流誅死爲恨此亦與於不忠不孝之甚者矣故爲君父者推其曲折而知其所不及知與不欲知則亦已矣熊公曰吾終無以報之矣

茶山文鈔

卷六記

五

九里洲梅花亭記

古君子之爲政也豈惟是簿書筐篋期會征發而已蓋將與其民優游漸浸於詩書禮樂之府如父兄之教其子弟朝夕勤懇而不能自己而其民之視上也莫不各有家人骨肉之愛相與樂其樂而憂其憂是以澹泊無事上下相安獄訟不興盜賊衰止乃以其暇周覽封疆循行阡陌或登臨嘯歌詠歎其事遠近傳誦侈爲美談歷久而不忘其在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相親也又曰毋以我公歸兮毋使我心悲兮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誌遺愛也三代以下此風已杳不可睹讀豐樂喜雨竹樓諸記猶庶幾其遺風焉辛酉歲家